

拍案驚奇

拍案驚奇卷三十

王大使威行部下 李將軍冤報生前

詩云 冤業相報 自古有之 一作一受

天地無私 殺人還殺 自刃何疑

有如不信 聽取談資

話說天地間最重的是生命。佛說戒殺，還說殺一飯要填還一命。何況同是生人，欺心故殺，豈得不報？所以律法上最嚴殺人償命之條。漢高祖除秦苛法，並留下三章，尚且頭一句就是殺人者死。可見殺人罪極重，但陽世間不曾敗露，無人知道，那里正得許多。

法儘有漏了網的、却不那死的人落得一死了、所以就有陰報、那陰報事也儘多、却是在幽冥地府之中、雖是分毫不爽、無人看見、就有人死而復甦、傳說得出來、那口強心狠的人、只認做說的是夢話、自己不曾經見、那里肯个个聽、却有一等卽在陽間、受着再生冤家、現世花報的事跡、顯著明載史傳、難道也不足信、還要口強心狠哩、在下而今不說那滋生驚悸、襄公趙王如意、趙太后、竇嬰、灌夫、輒田蚡、這還是道時衰鬼弄人、又道是疑心生暗鬼、未必不是陽命將絕、自家心上的事、煞眼花撩花上頭起來的、只說

些明明白白的現世報、但是報法有不同、看官不嫌絮煩、聽小子多說一兩件、然後入正話、一件是唐逸史上說的、長安城南、曾有僧林中求齋、偶見桑樹上、有一女子、在那里採桑、令掌問道、女菩薩、此間側近、何處有信心檀越、可化得一齋的麼、女子用手指道、去此三四里、有个王家、見在設齋之際、見和尚來到、必然喜捨、可速去、僧隨所指處前往、果見一群僧、正要就坐喫齋、此僧來得恰好、甚是喜歡、齋罷、王家翁姥見他來得及時、問道、師父像個遠來的、誰指引到此、僧道、三四里外、有一个小娘子、在那里採桑、是

他教導我的、翁姥大驚道、我這里談齋、並不曾傳將開去、三四里外、女子從何知道、必是個未卜先知的異人、非凡女也、對僧道、且煩師父與某等同往訪這女子、則个、翁姥就同了此僧、到了那邊、那女子還在桑樹上、一見了王家翁媽、即便跳下樹來、連桑藍丟下了、望前極力奔走、僧人自去了、翁姥隨後趕來、女子走到家、自進去了、王翁認得這家、是村人盧叔倫家裡、也走進來、女子跑進到房裡、掇張床來抵住了門、牢不可開、盧母驚怪他、兩個老人家趕着女兒、問道、爲甚麼、王翁王母道、某今日家內設齋、落末有个

願之訪
此之求
九皆棄
低之地

遠方僧來接齋說是小娘子指引他的某家做此功德並不曾對人說不知小娘子如何知道故來問一聲並無甚麼別故盧母見說道這等打甚麼緊老身去叫他出來就走去敲門叫女兒女兒堅不肯出盧母大怒道這是怎的起這小奴才作怪了女子在房內回言道我自不願見這兩個老貨也沒甚麼罪過盧母道隣里翁婆看你有甚不好意思爲何躲着不出王翁王姥見他躲避得緊一發疑心道必有奇異之處在門外着實懇求必要一見女子在房內大喝道某年月日有販胡羊的父子三人今在何處王翁

月是武
為惡
有孩子

王姥聽見說了這句大驚失色急急走出不敢回頭
一看恨不得多生兩隻腳飛也似的去了女子方開
出門來盧母問道適纔的話是怎麼說女子道好叫
母親得知兒再世前曾販羊從夏州來到此翁姥家
裡投宿父子三人盡被他謀死了劫了資貨在家裡
受用兒前生冤氣不散就投他家做了兒子聰明過
人他兩人愛同珍寶十五歲害病二十歲死了他家
裡前後用過醫藥之費已比劫得的多過數倍了又
每年到了亡日設了齋供夫妻啼哭摠算他眼淚也
出了三石多了兒今雖生在此處却多記得前事偶

然見僧化飯所以指點他這兩個是宿世冤仇我還
要見他怎麼方纔提破他心頭舊事喚這一驚不小
回去即死債也完了盧母驚異打聽王翁夫妻果然
到得家裡雖不知這些清頭曉得冤債不了驚悸恍
惚成病不多時兩個多死了看官你道這女兒三生
一生被害一生索債一生証明討命可不利害麼略
聽小子胡謔一首詩

採桑女子實堪奇

記得爲兒索債時

導引僧家來乞食

分明追取赴陰司

這是三生的了再說个兩世的死過了鬼來報冤的

這一件在宋史堅志上說吳江縣二十里外因濱村
有个富人吳澤曾做個將仕郎叫做吳將仕生有一
子小字雲郎自小即聰明勤學應進士第預待補籍
父期望他日峥嵘紹興五年八月一病而亡父母
痛如刀割竭盡資財皆他追薦超度費了若干東西
心裡只是苦痛思念不已明年冬將仕有个兄弟做
助教的名滋要到洞庭東山妻家去未到數里暴風
打船船行不得暫泊在福善王廟下躲過風勢登岸
閒步望廟門半掩只見廟內一人着皂綳背子緩步
而出却像雲郎助教走上前仔細一看原來正是他

嘆了一大驚明知是鬼魂却對他道你父母曉夜思量你不知暗了多少眼淚要會你一面不能勿你却爲何在此雲郎道兄爲一事拘繫在此畱連誑對况味極苦叔叔可爲我致此意十二親若要相見須親自到這里來乃可我却去不得嘆息數聲而去勝教得此消息不到妻家去了急還家來對兒嫂說知此事三个人大家慟哭了一番就下了助教這隻原船三人同到廟前來只見雲郎已立在水邊見了父母奔到面前哭拜具述幽冥中苦惱之狀父母正要問他詳細說自家思念他的苦楚只見雲郎忽然變了

面孔挺豎雙眉，倅住衣襟，大呼道：「你陷我性命，盜我金帛，使我師冤茹痛四五十年，雖曾費耗過好些錢，性命却要還我，今日決不饒你，說罷，便兩相擊，搏滾入水中，助烈慌了，喝叫僕從及船上人多跳下水去，撈救。那太湖邊人多是會水的，救得上岸，還見將仕指手畫腳，揮拳相爭，到夜方定，助教不知甚麼緣故，却聽得適纔的說話，分明曉得定然有些蹊蹺的陰事，來問將仕，將仕蹙着眉頭道：「昔年壬午年間，虜騎破城，一個少年子弟相投寄宿，所賞囊金甚多，吾心貪其所有，數月之後，乘醉殺死，盡取其貲，自念冤債

幾何事
幾何事

在身從壯至老心中長懷不安此兒生于壬午定是
他冤魂非此今日之報已顯然了自此憂悶不食十
餘日而死這個兒子只是兩生一生被害一生討債
却就做了鬼來討命比前少了一條又直捷些再聽
小子胡謔一首詩

冤魂投托原財耗
落得悲傷作利錢
兒女死亡何用哭
須知作業在生前

這兩件希奇些的說過至于那本身受害即時做鬼
取命的就是年初一起說到年晚除夜也說不盡許
多小子要說正話不得工夫了說話的爲何還有一

此在此矣

个正話看官，小子先前說這兩個多是一世再世心，
裡牢牢記得前生，以此報了冤仇，還不希罕。又有一
个轉轉來，並不知前生甚麼的，遇着各別道路的
一个人，沒些意思，定要殺他，誰知是前世冤家做定
的。天理自然果報，人多猜不出來，報的更爲直捷事
兒，更爲奇幻。聽小子表白來，這本話却在唐朝貞元
年間，有一个河朔李生，從少時膂力過人，恃氣好俠，
不拘細行，常與這些輕薄少年，成羣作隊，馳馬試劍，
黑夜裡往來大得山道上，不知做些甚麼，不明不白
的事，後來家事忽然好了，盡改前非，折節讀書，頗善

詩歌有名于時，做了好人，不累官。河朔後至深州錄事參軍李生美，風儀善談笑，曲曉吏事，又且廉謹，明幹甚爲深州太守所知重。至於擊鞠彈棊，博奕諸戲，無不曲盡其妙。又飲量儘大，酒德又好。凡是宴會酒席，沒有了他，一坐多沒興。太守喜歡他，真是時刻少不得的。其時成德軍節度使王武俊，自恃曾爲朝廷出力，與李抱真同破朱滔，功勞甚大，又兼兵精馬壯，強橫無比，不顧法度。屬下州郡太守，个个惧怕他威令，心胆俱驚。其子士真，就受武俊之節，官拜副大使。少年驕縱，倚着父親威勢，也是个殺人、不眨眼的魔。

死此
害
不樂
爭

君一日武俊遣他巡行屬郡，真个是

轟天嚇地，掣電奔雷，喝水成冰，驅山開路，川岳
爲之震動，草木盡是披靡。深林虎豹也潛形，村
舍犬雞都不樂。

別郡已過，將次到深州來。太守畏懼武俊，正要奉承，
得上真歡喜，好效殷勤。預先打聽他前邊所經過，喜
怒行徑詳悉，開得別郡多因信實的言語舉動，每每
觸犯忌諱，不善承顏順旨，以致不樂。太守於是大具
牛酒，精治殺饌，廣備聲樂，妻孥手自烹庖。太守躬親
陳設，百樣整齊，只等副大使來。只見前驅探馬來報，

副大使頭踏到了但見

旌旗蔽目、鼓樂喧天、開山斧閃鑠生光、還帶殺人之血、流星鎚蓓蕾出色、猶聞磕腦之腥、鐵鍊響琅琅、只等恚氣入衙、節過銅鈴聲雜沓、更無極北漢道前來、蹂躪得地上草不生、蒿惱得夢中魂也怕、

士真既到、太守郊迎過、請在極大的一所公館裡安歇了、登時酒筵筵設、程禮物、轎將過來、太守恐怕有人觸犯、只是自家一人小心陪侍、一應僚吏賓客、一个也不召來與席、士真見他酒設豐美、禮物隆重、又且

原之起

莫人亦知酒中趣

太守謙恭謹慎，再無一個雜客，敢輕到面前。心中大喜，道是經過的各郡，再沒有到得這郡齊整謹飭了。飲酒至夜，士真雖然威嚴，却是年紀未多，興趣頗高，飲了半日酒，止得一個太守在面前，唯喏趨承。心中雖是喜歡，覺得沒些韻味。對太守道：「幸蒙使君雅意相待，如此之厚，欲盡歡于今夕，只是我兩人對酌，覺得少些高興，再得一兩個人同酌，助一助酒興，爲妙。」太守道：「敝郡偏僻，實少名流，况兼恨副大使之威，恐忤尊旨，豈敢以他客奉陪宴席？」士真道：「飲酒作樂，何所妨碍？况如此名郡，豈無嘉賓，願得召來，幫我們鼓。」

話了別
人反來
尋

一鼓興可以盡歡、不然酒伴寂寞、雖是盛筵也覺喫
不暢些、太守見他說得在行、想道、別人鹵莽不濟事、
難得他恁地喜歡高興、不要請个人不湊趣、弄出事
來、只有李參軍風流蘊藉、且是謹慎、又會言談戲弄、
酒量又好、除非是他方可中意、我也放得心下、第二
个就使不得了、想了一回、方對士真說道、此間寔少
韻人、可以佐副大使酒、止有錄事參軍李某、飲量
頗洪、興致亦好、且其人善能恢諧談笑、廣曉投蒺藜、或
者可以賜他侍坐、以佐副大使雅興、萬一不知可否、
未敢自專、仰祈尊裁、士真道使君所舉、必是妙人、召

他來看太守呼喚從人速請李叅軍來看官若是說
話的人那時也在深州地方與李叅軍一塊兒住着
又有個未卜先知之法自然攔腰抱住劈胸揪着勸
他不喫得這樣呂太后筵席也罷叫他不要來了只
因李生聞召雖是自覺有些精神恍惚却是副大使
的鈞旨本郡太守命令召他同席明白是擡舉他怎
敢不來誰知此一去却似

豬羊入屠戶之家 一步步來尋死路

說話的你差了無非叫他去幫喫盃酒見是個在行
的人難道有甚麼言語中撞了他闖出禍來不成看

咏如
可來其

官你聽若是冲撞了他、惹出禍來、這是本等的事、何是爲奇、只爲不曾說一句白白的、就送了性命、所以可笑、且待我接上前因、便見分曉、那時李參軍隨命而來、到了堂、望着士真就拜、拜罷、擡起頭來、士真一看、便勃然大怒、既召了來、免不得賜他坐了、李參軍勉強坐下、心中悚懼、狀貌益加恭謹、士真越看越不快活、起來看他、揎拳裸袖、兩眼睜得銅鈴也似、一些笑顏也沒有、一句閒話也不說、却像个怒氣填胸、尋事發作的一般、比先前竟似換了一個人了、太守慌得無所措手足、且又不知所謂、只得偷眼來看李參

兩人坐
於帳中
看太
公

好
事

軍。但見李叅軍面如土色，冷汗淋漓，身體顫抖抖的，坐不住，連手裡拿的盃盤也只是戰戰兢兢，掉下地來。太守恨不得身子替了李叅軍，說着句把話，發個甚麼喜歡出來，便好爭奈一个似是使神差，一个似失魂落魄。李叅軍平日枉自許多風流倜儻，談笑科分，竟不知撩在爪哇國那里去了。比那泥塑木雕的多得一味，連滿堂伏侍的人都慌得來沒頭沒腦，不敢說一句話。只冷眼瞧他兩個光景，只見不多幾時，士真像個忍耐不住的模樣，忽地叫一聲左右那里左右一夥人，暴雷也似答應了一聲喏。士真分付把

何路以
府不即
殺之蓋
則果未
爲人知
也

正此爲
騎

李參軍拿下左右就在席上如鷹拿雁雀揪了下來聽令士真道且收那獄左右卽牽了李參軍衣袂付在獄中來回話了士真冷笑了兩聲仍舊歡喜起來照前發興喫酒他也不說出甚麼緣故來太守也不敢輕問戰戰兢兢陪他酒散早已天曉了太守只這一出被他驚壞又恐怕因此惹惱了他連自家身子立不勾却又不得李參軍觸惱他一些處正是不知一个頭腦叫著左右伏侍的人逐個盤問道你們傍觀仔細曾看出甚麼被絞麼左右道李參軍自不肯開一句口在那里觸犯了來因是衆人多疑心這

个緣故却又不知李叅軍如何便這般驚恐連身子
多主張不住只是個顛抖抖的太守道既是這等除
非去問李叅軍他自家或者曉得甚麼冲撞他處故
此先慌了也不見得太守說罷密地叫个心腹的祇
候人去到獄中傳太守的說話問李叅軍道昨日的
事叅軍貌甚恭謹且不曾出一句話原沒處觸犯了
副大使副大使爲何如此發怒又且繫叅軍在獄叅
軍自家可曉得甚麼緣故麼李叅軍只是哭泣把頭
搖了又搖只不肯說甚麼出來祇候人又道是奇怪
只得去告訴太守道李叅軍不肯說話只是一味哭

太守一發疑心了道他平日何等一個精細爽利的人今日爲何却失張失智到此地位真是難解只得自己走進獄中來問他他見了太守憑着平日知重之恩越哭得悲切起來太守等問其故李參軍沉吟了半晌嘆了一口氣纔拭眼淚說道多感君侯惓惓垂問某有心事今不敢隱瞞雖釋家有現世果報向道是惑人的說話今日方知此話不虛了太守道怎見得李參軍道君侯不要驚疑某敢盡情相告某自少貧無以自資衣食因恃有幾分膂力好與俠士劍客往來每每掠奪里人的財帛以充己用時常馳馬

包斧頭
頭早的
不須
不
不
不

腰弓往還大行道上，每日走過百來里路，遇着單身客入，便劫了財物歸家。一日遇着一个少年，手執皮鞭，趕着一个駿騾，背負着兩個大袋。某見他沉重，隨了他一路走去，到一個山坳之處，左右巖崖萬仞，被時日色將晚，前無行人，就把他盡力一推，推落崖下，不知死活。某急趕了他這頭駿騾，到了下處，解開囊來一看，內有繒線百餘疋。自此家事得以稍瞻，自念所行非誼，因折箭棄矢，閉門讀書，再不敢爲非。遂出仕至此官位，從那時算至今歲，凡二十七年了。昨蒙君侯台旨，召侍王公之宴，初召時，就有些心驚肉

顛不知其繇。自料道決無他事，不敢推辭。及到席間，
燈下一見王公之貌，正是我。向時推在崖下的少年，
相貌一毫不異。一拜之後，心中懷惕，魂魂俱無，曉得
冤業見在面前了。自然死在月下，只消延頸待刃，還
有甚別的說話來。幸得君侯知我甚深，不敢自諱，而
今無無可逃，致以身後爲托，不使吾暴露屍骸足矣。
言畢大哭。太守也不覺灑然，欲要救解，又無門路。又
想道：「既有此冤業，恐怕到底難逃，似信不信的。」且
看怎麼。太守叫人悄悄地打聽副大使起身了來報。再
伺候有甚麼動靜，快來回話。太守懷着一肚子鬼胎，

李生
傳之
意發
本太

正不知蘭蘆裡賣出甚麼藥來、還替李參軍希冀道、
我者酒醒起來、忘記了、便好、浪史之間、報說副大使
睡醒了、即叫了左右進去、不知有何分付、太守叫再
去探聽、只見七員剛起身來、便問道、昨夜李某今在
何處、左右道、蒙副人使發在郡獄、士真便怒道、這賊
還在、快與他首來、左右不敢稽遲、來稟太守、早已有
探事的人飛報過了、太守大驚失色、嘆道、雖是他冤
業、却是我昨日不合、舉薦出來、害了他、也好生不忍、
沒計奈何、只得任憑左右到獄中、斬了李參軍之首、
正是

開王註定二更死並不畱人到四更

出書與之橫起

眼見得李叅軍做了一世各流今日死于非命左右
取了李叅軍之頭來士真眼前獻上取驗士真反覆
把他的頭看了又看哈哈大笑喝叫拿了去士真梳
洗已畢太守進來察見心裡雖有此事恍惚却妝做
个不以爲意的却照模樣又請他到自家鄧齋赴宴
逢迎之禮一發小心了十員人喜比昨日之情更加
款洽太守幾番要問他噤噤數次不敢輕易開口直
到見他歡喜頭上太守先起請罪道有句說話斗胆
要請教副大使副大使恕某之罪不嫌唐突方敢啟

曰士真道使君相待甚厚我與使君相與甚歡有話盡情直說不必拘忌太守道某本不才幸得備員叨守一郡副大使車駕枉臨下察弊政寬不加罪恩同天地了昨日副太使酒間命某召他客叻飲某屬郡僻小實無佳賓可以奉歡宴者某愚不揣事私道李某善能飲酒故請命召之不想李某愚慙不習禮法觸忤了副大使寔係某之大罪今副大使既已誅了李某李某已伏其罪不必說了但某心愚鄙竊有所未曉敢此上問不知李某罪起于何處願得副大使明白數他的過誤使某心下洞然且用誠將來之人

曉得奉上的禮法不致舛錯，寔爲萬幸。士真笑道：「某也無罪過，但吾一見了他，便忿然激動吾心，就有殺之之意。今既殺了，心方釋然。連吾也不知所以然的緣故，使君但放心喫酒罷，再不必提起他了。」宴罷，士真歛然致謝而行。又到別郡去了。來這一番單單只結果得一個李參軍。太守得他去了，如釋重負，背上也輕鬆了好些。只可惜無端害了李參軍，沒處說得苦。太守記着獄中之言，密地訪問王士真的年紀，恰恰正是二十七歲。方知太行山少年被殺之年，士真已生于王家了。真是冤家路窄。今日一命討了一

命、那、心、上、事、只、有、李、蔡、軍、知、道、連、討、命、的、做、了、軍、也、
不、省、得、不、要、說、傍、看、的、人、那、里、得、知、這、些、緣、故、太、守、
嗟、嘆、怪、異、坐、臥、不、安、了、幾、日、因、念、他、平、日、交、契、的、分、
上、又、是、舉、他、陪、客、致、害、了、他、只、得、自、出、家、財、厚、葬、了、
李、蔡、軍、常、把、此、段、因、果、勸、人、教、人、不、可、行、不、義、之、事、
有、詩、爲、証、

冤債原從隔世深 相逢便起殺人心
改頭換面猶相報 何況容顏儼在今

拍案驚奇卷三十一

奸道士因術成奸，周經屢因奸破賊。

天命從來自有真，豈容奸術恣紛紜。

詩云：黃巾張角徒生亂，大寶何曾到彼人。

話說唐乾符年間，上黨銅鞮縣山村有个樵夫姓侯名元，家道貧窮，靠着賣柴爲業。已亥歲在縣西北山中採柴，回來敬力有一个谷口傍，有一大石巖，巖像幾間屋大。侯元對了大石自言自語道：「我命中重此辛苦，嘆息聲未絕，忽見大石若然豁開，如洞中有老叟，羽衣烏帽，髯髮如霜，拄杖而出。侯元驚愕，急

起前拜老叟道吾神君也。你爲何如此自苦。學吾法。自能取富。可隨我來。老叟復走入洞。侯元隨他走去。走得數十步。豁然清朗。一路奇花異艸。脩竹青松。又有碧檻朱門。重樓後榭。老叟引了侯元。到別院小亭。下坐了。兩個童子請他進食。食畢。復請他到便室。具湯沐浴。進新衣一襲。又命他冠帶了。復引至亭上。老叟命他設席于地。令侯元跪了。老叟授以秘訣。數萬言。多是變化隱秘之術。侯元素性蠢獃。到此一聽不。忘。老叟誡他道。你有些小福分。該在遊至法中進身。却是面有敗氣。未除也。要謹慎。若圖謀不軌。禍必喪。

不其然
然之
實之
法豈有
祿而致
便不可
尋

生今且歸去習法如欲見吾但至心叩石自當有人
應門與你相見元因拜謝而出老叟仍令一童送出
洞門既出來了不見了洞穴依舊是塊大石連樵採
家火多不見了到得家裡父母兄弟多驚喜道去了
一年多道是死于虎狼了幸喜得還在其實侯元只
在洞中得一山家課又見他服裝華潔神氣飛揚只
管盤問他他曉得聽不得一一說了遂入靜室中把
老叟所傳術法盡行習熟不上一月其術已成變化
百物役召鬼魅遇着艸木土石念念有詞便多是步
騎甲兵神通既已廣大傳將出去便自有人來扶從

不反不
龍矣

於是奴好些鄉里少年勇悍的爲將卒出入陳旌旗
鳴鼓吹，宛然像个小國諸侯，自稱曰賢聖，設立官爵，
有三老、左右、弼、左右、將軍等號，每到初一、十五，卽盛
飾往謁神君，神君每見必戒道：「切勿稱兵，若必欲舉
事，須待天應。」侯元唯唯。到庚子歲，聚兵已有數千人，
了縣中恐怕妖術生變，乃申文到上黨節度使高公
處，說他行徑。高公令潞州郡將以兵討之。侯元已知
其事，卽到神君處問事宜。神君道：「吾向已說過，但當
偃旗息鼓，以應之。彼見我不與他敵，必不亂攻。切記
不可交戰。」侯元曰：「雖應着，心裡不伏。」想道：「出我奇術，

制之有餘，且此是頭一番小敵，若不能當抵，後有大敵來，將若之何？且衆人見吾怯弱，必不伏我，何以立威？歸來不用其言，戒令黨與勒兵以待。是夜潞兵離元所三十里，據險扎營。侯元用了術法，潞兵望來步騎戈甲，敵滿山澤，儘有些膽怯。明日潞兵結了方陣前來，侯元領了千餘人直突其陣，銳不可當。潞兵少却，侯元自持法術以爲無敵，且叫拿酒來喫，以壯軍威。誰知手下之人多是不習戰陣，烏合之人毫無紀律。侯元一個喫酒，大家多亂擺起來。潞兵乘亂大隊趕來，多四散落荒而走，剛剩得侯元一個帶了酒性。

急急不出，兜頭被擒住了，送至上黨營，在潞州府獄重枷枷着，團團嚴兵衛守。天明看枷中，只有燈臺三個，已不見了。侯元却連夜遁到銅鞮，徑到大石邊見神君謝罪。神君大怒罵道：「庸奴不聽吾言，今日雖然幸免到底，難逃刑戮，非吾徒也。」拂衣而入，龍門已閉，上是塊大石。侯元悔之無及，虔心再叩，竟不開了。自此侯元心中所曉符呪，漸漸遺忘，就記得的，做來也不十分靈了。却是先前相從這些黨與，不知緣故聚着不散，還推他為主，自恃其衆，是秋率領了人在并州大谷地方劫掠，也是數該滅了，恰好并州將校偶

然領了兵馬經過，知道了圍之數重，侯元極不施符
念呪，一毫不靈，被斬于陣，黨與遂散，不聽神君說話，
果然沒个收場，可見悖叛之事，天道所忌，若足得了
道術，輔佐朝廷，如張留侯、陸信州之類，自然建功立
業，傳名後世，若是萌了私意，打點起兵謀反，不成見
有妖術成功的，從來張角、張邈、二孫恩、盧循等，非
不也是天賜的兵書法術，畢竟敗亡，所以正妖傳上，
也說道白猿洞天書後邊，深戒着謀反一事的，話就
如侯元極，依得神君分付，後來必定有好處，都是自
家弄殺了事體，本如此明白，不知這些無主意的愚

人住此清平世界還要從着白蓮教到處喧聚倡亂
死而無憾却是爲何而今說一个得了妖書倡亂被
殺的與着官聽一聽有詩爲証

桑通武藝殺親夫

反獲天書起異圖

撥亂青州旋被戮

廟中禍伏理難誣

話說 國朝永樂中山東青州府萊陽縣有个娘人

姓唐名賽兒其母少時夢神人捧一金盒盒內有靈

藥一顆令母吞之遂有娠生賽兒自幼乖覺伶俐頗

識字有姿色嘗剪紙人馬廝殺爲兒戲年長嫁本鎮

石麟街王元椿這王元椿号馬熟開武藝精通家道

賊心
尾

日子
必好

自從娶了賽兒，貪戀女色，每日飲酒取樂。時時與賽兒說些弓箭刀法。賽兒又肯自去演習戲耍，光陰荏苒，不覺陪費五六年。家道蕭索，衣食不足。賽兒一日與丈夫說：「我們枉自在，此忍饑受餓，不若將後面梨園賣了，買匹好馬，幹些本分事，省的勾當，却不快活。」王元椿聽得說道：「賢妻何不早說？今日天晚了，不必說明日。」王元椿早起，來寫個出帳，央李媒爲中，賣與本地財主賈包，得銀二十餘兩。王元椿就去青州鎮上買一匹快走好馬回來，弓箭腰刀自有，揀個好日子，元椿打扮做馬快手的模樣，與賽兒相別說：

我去便回。賽兒說保重保重。元椿叫聲慚愧。飛身上馬打一聲。那馬一道烟去了。來到酸棗林。是瑯琊後山。山中有中間一條路。若是阻住了。不怕飛上天去。王元椿只曉得這條路上好打劫。人不想着來這條路上。交的人只貪道都不是。依良本分的人。不便道白。白的等。你等。財物去。也是元椿合當悔氣。却好撞着這一羣客人。望見搭連頗有些油水。元椿自道造化。下把馬一撥。攆風的一殺。前後左右都跑過了。見客人元椿就扯開弓。搭上箭。颯地一箭射將來。那客人裏有個叫做孟德。看見元椿跑馬時早已防備。

是下九
期上老
手致元
松新風
落其校

拏起弓，稍撥過這箭，落在地下。王元椿見頭箭不中，殺住馬，又放第二箭來。孟德又照前撥過，子就叫漢子我也回禮，把弓虛扯一扯，不放。王元椿只聽得弦响，不見箭，心裡想道：這男女不會得弓馬的，他只是虛張聲勢，只有五分防備，把馬慢慢的放過來。孟德又把弓虛扯一扯，口裡叫道：看箭。又不放箭來。王元椿不見箭來，只道是真不會射箭的，放心，是不曉得。孟德虛扯弓時，就乘勢搭上箭，射將來，正對元椿當面。說時遲，那時快，元椿却好擡頭看時，當面門上中一箭，從腦後穿出來，翻身跌下馬來。孟德趕上，拔

出刀來照元椿喉。龍裡連舉上幾刀。眼見得元椿不活了。詩云：

劍光動處悲流水，
羽族飛時送落花。
欲寄蘭閨長夜夢，
清魂何自得還家。

孟德與同夥這五六十個客人說：「這个男女也是纔出來的，不曾得手，我們只好去罷，不要驚悞了程途。」夥人自去了。且說唐賽兒等到天晚，不見王元椿回來，心裡記掛，自說道：「丈夫好不了事，這早晚還不回來，想必發市遲了。」叫我記掛。等到一更，又不見王元椿回來，只得開上門進房裡，不脫衣裳去睡。只是

睡不着、直等到天明、又不見回來、賽兒正心慌、撩亂、沒做道理處、只聽得街坊上說道、酸棗林殺死个兵、快手賽兒、又驚又慌、來與問壁賣豆腐的沈老兒、叫、做沈印時、兩老口兒、說這個始末、根由、沈老兒說、你、不可把真話對人說、大郎在日、原是好人家、又不慣、做這勾當的、又無賊証、只說因無生理、前日賣個梨、園得些銀子、買馬去青州、鎮上販賣、身邊止有五六、錢盤纏銀子、別無他物、且去酸棗林、看得真實、然後、去見知縣相公、賽兒就與沈印時一同來到、酸棗林、看見王元椿屍首、賽兒哭起來、驚動地方里甲人等、

都來說得明白，就同賽兒一千人都到萊陽縣見史知縣相公。賽兒照前說一遍，知縣相公說：「必然是強盜劫了銀子并馬去了，你且去殯葬丈夫，我自去差人去捕緝強賊，拏得着時，馬與銀子都給還你。」賽兒同里中人等拜謝史知縣，自回家裡，不對沈老兒公婆說。說虧了乾爺乾娘，瞞到瞞得過了，只是衣衾棺槨無從置辦。怎生是好？沈老兒說：「這大娘子後面圍子既賣與買家，不若將前面房子，再丟戲典他幾兩銀子來，殯葬大郎，他必不推辭。」賽兒就央沈公沈婆同到賣家，一頭哭，一頭說這緣故。買包兒說也哀。

憐王元椿命薄、說道房子你自住着、我應付你銀米、
兩擔銀子、五兩待賣了房子、還我、賽兒得了銀米、急
忙買口棺木、做些衣服來、酸棗林蓋貯、王元椿疑首
了、當送在祖墳上安厝、做些羹飯、看山人、攢砌得了
時、急急收拾回來、天色已又晚了、與沈公說、婆三口
兒取舊路回家、來到一個林子裡、古墓間、見放出一
道白光來、正值黃昏時分、照耀如同白日、三個人見
了、喫這一驚、不小、沈婆驚得跌倒在地下、插賽兒與
沈公還耐得住、兩個人走到古墓中、看這道光、從地
下放出來、賽兒隨光將根竹杖頭兒拄將下去、拄得

一挂。這土就似虛的一般。脫將下去。露出一個小石。匣來。賽兒乘着這白光看裡。而時有一口寶劍。一副盃印。都叫沈公拿了。賽兒扶着沈婆回家裡來。吹起燈火。開石匣看時。別無他物。止有抄寫得一本天書。沈公沈婆又不識字。說道。要他做甚麼。賽兒看見天書卷面上寫道。九天玄元混世真經。傍有一詩。詩云。

唐。唐女帝州。

賽北玄元訣。

兒戲九環丹。

收拾朝天關。

賽兒雖是識字的。急忙也解不得詩中意思。沈公兩口兒辛苦了。打熬不過。別了賽兒。自回家裡去睡。賽

此天書出世

兒說上帝特命我來教你演習九天玄旨普救萬民
與你宿緣未了輔你做女主醒來猶有馥馥香風記
得且是明白次日賽兒來對沈公夫妻兩個備細說
夜裡做夢一節便道前日得了天書恰好又有此夢
沈公說却不怪哉有這等事元來世上的事最巧賽
兒與沈公說話時不想有个玄武廟道士何正寅在
間壁人家誦經備細聽得他就起心因日常裡走過
看見賽兒生得好就要乘著這機會來騙他曉得他
與沈家公婆往來故意不走過沈公店裡倒大寬轉

同道意
正食此
元已無
不記

拍案驚奇

卷三十一

九

往上頭走回玄武廟裡來，獨自思想道：帝主非同小可，只騙得這個婦人做一處便死也罷。當晚置辦些好酒食來，請徒弟董天然、姚虛玉、家童孟靖、王小玉一處坐了同喫酒。這道士何正寅殷富，平日裡作聰明做模樣，今晚如此相待，四個人心疑。齊說道：師傅若有用着我四人處，我們水火不避，報答師傅。正寅對四個人悄悄說來，賽兒一節的事，要你們相幫。我做這件事，我自當好看待你們，決不有負。四人應允了。當夜盡歡而散。次日正寅起來梳洗罷，打扮做寶兒夢兒，裡說的一般，齊齊整整，且說何正寅。

打扮詩云

秋水盈盈玉絕塵、簪星間雅碧綸巾、
不求金鼎長生藥、只戀桃源洞裡春、

何正寅來到賽兒門首、咳嗽一聲、叫道、有人在此麼、
只見布幕內走出一個美貌年少的婦人來、何正寅
看着賽兒、深深的打個問訊、說貧道是玄武殿裡道
士、何正寅昨夜夢見玄帝分付貧道、說這里有個唐
某、當爲此地女主、爾當輔之、汝可急急去講解天書、
共成大事、賽兒聽得這話、一來打動夢裡心事、二來
又見正寅打扮、與夢裡相同、三來見正寅生得聰俊、

此時
有明
之也

心裡也歡喜、說師傅真天神也、前日送喪回來、果然
掘得个石匣、蓋甲寶劍、天書、奴家解不得、望師傅指
迷、請到禪邊看、賽兒指引何正寅到草堂上坐了、又
自去央沈婆來相陪、賽兒忙來到厨下、點三盞好茶、
自几个盤子、拿出來、正寅看見、賽兒尖鬆鬆雪白、一
隻手、奉心指、蕩說道、何勞女主親自賜茶、賽兒說、因
家道清乏、女使伴當都逃亡了、故此没人用、正寅說
若要小厮、貧道着箇个來服事、再討大些的女子、在
裡面用、又見沈婆在傍邊、想道、世上虔婆無不愛財、
我與他些甜頭滋味、就是我心腹、怕不依我使喚、就

身邊取出十兩一錠銀子來，與賽兒說：「央乾爺乾娘作急去討个女子，如小，我明日再添，只要好，不要計較銀子。」賽兒只說不消得。沈婆說：「賽娘你權且收下，待老拙去尋。」賽兒就收了銀子，入去燒炷香，請出天書來，與何正寅看，却是金書玉篆，編署兵機。正寅自幼曾習舉業，識得文理，看了面上，道：「首詩偶然心悟，說女主解得這首詩麼？」賽兒說：「不曉得。」正寅說：「唐唐女帝州頭一字，是个唐字，下邊這三句頭上兩字，說女主的名字，末句頭上是較字，說收了，就成大事。」賽兒被何道點破機關，心裡癢將起來，說道：「萬望師傅。」

正寅
夜間
未定
法

扶持若得成事時死也不敢有忘正寅說正要女主
替舉如何恁的說又對賽兒說天書非同小可飛沙
走石驟逐虎豹變化人馬我和你日間演習必致疎
漏不是夢處况我又是出家人每日來往不覺不若
夜間打扮着平常人來演習到天明依先回廟裡去
待法術演得精熟何用怕人賽兒與沈婆說師傅高
見賽兒也有急了巴不得到手說不要遲慢了只今
夜便請起手正寅說小道回廟裡收拾到晚便來賽
兒與沈婆相送到門邊賽兒又說晚間專等不要有
悞正寅回到廟裡對徒弟說事有六七分了只今夜

便可成事。我先要董天然、王小玉。你兩個只扮做家裡人模樣到那里。務要小心在意。隨機應便。又取出十來兩碎銀子。分與兩個。兩個歡天喜地。自去收拾衣服箱籠。先去賽兒家裡來。到王家門首。叫道：「有人在這里麼？」賽兒知道是正賓使來的人。就說道：「你們進裡面來。」一人進到堂前。款下扣子。看着賽兒。跪將下去。叫道：「董天然、王小玉、叩奶奶的頭。」賽兒見二人小心。又見他生得俊俏。心裡也歡喜。說道：「阿也不消如此。」你二人是何師傅使來的人。就是自家人一般。領到廚房小側門。打掃鋪床。自來拿個藍秤到市上。

可實是
僑學娘
學子

用自已的碎銀子買些東西無非是鷄鵝魚肉時鮮
菓子點心回來賽兒見天然拿這許多物事回來說
道在我家裡怎麼叫你們破費是何道理天然回話
道不多大事是師傅分付的又去拿了酒回到厨
下自去整理要些油醬柴火奶奶不離口不要賽兒
費一些心看看天色晚了何正寅儒巾便服扮做平
常人趕到沈婆家裡請沈公沈婆喫夜飯又送二十
兩銀子與沈公說凡百事要老婆老娘看取後日另
有重報沈公沈婆自暗裡會意道這賊道來得蹊蹺
必然看上賽兒要我們做脚拉着這婦人日裡也騷

詩云
借使前
不費氣
才

托托的做妖撒嬌、捉身不住、我不應承他、兩個夜裡、
演習時、也自要做出來、我落得做人情、騙些銀子、夫
妻兩個回覆道、師傅但放心、賽娘沒了丈夫、又無親
人、我們是他心腹、凡百事奉承、只是不要忘了我兩
個、何正寅對天說誓、三個人同來到賽兒家裡、正是
黃昏時分、闖上門、進到堂上坐定、賽兒自來陪侍、董
天然王小玉兩個來、擺列菓子下飯、一面盪酒出來、
正寅請沈公坐、客位沈婆、賽兒坐主位、正寅打橫坐、
沈公不肯坐、正寅說、不必推辭、各人多飲、次坐了、喫
酒之間、不是沈公說、何道好處、就是沈婆說、何道好

處兼入些風情話兒、打動賽兒。賽兒只不做聲。正寅
想道：「好便好了，只是要个殺着如何成事？」就裡生這
計出來。原來何正寅有个好本錢，又長又大道，我不
賣，弄與他看，如何動得他？此時是十五六天色，那輪
明月照耀，耀如同白日一般。何道說：「好月畧行一行，再
來坐。」沈公衆人都出來，堂前黑地裡立着看月。何道
就乘此機會，走到女牆邊，月亮去處，假意解手，掀起
那物來，拿在手裡撒尿。賽兒暗地裡看明處，最是明
白，見了何道這條物件，累累垂垂，且是長大。賽兒夫
死後，曠了這幾時，怎不動火恨不得揀了過來。何道

如何不
說起這

如何不
說起這

也沒奈何只得按住再來邀坐說話間兩個不時丟
個情眼兒又冷看一看別轉頭暗笑何道就假裝個
要吐的模樣把手拊着肚子叫要不得沈老兒夫妻
兩個會意說道師傅身子既然不好我們散罷了師
傅胡亂在堂前權歇明日來看師傅相別了自去不
在話下賽兒送出沈公急忙關上門畧畧溫存何道
了、就說我入房裡去便來一逕走到房裡來也不關
門就脫了衣服上床去睡意思明是叫何道走入來
不知何道已此緊緊跟入房裡來雙膝跪下道小道
該死冒犯花魁可憐見小道則个賽兒笑着說賊道

法先以
此爲始
耶固知
其不妄
矣

夏夜竟
不演法

不要假小心。且去拴了房門。來說話。正寅慌忙拴上房門。脫了衣服。扒上床來。尚自叫女主不迭。詩云

綉枕鴛衾疊紫霜。玉樓並臥合歡床。
今宵別是陽臺夢。惟恐銀燈剔不長。

且說二人做了些不伶不俐的事。枕上說些知心的話。那里管天曉日高。還不起身。董天然兩個早起來。打點面湯早飯齊整。等着正寅先起來。穿了衣服。又把被來套。賽兒塞着肩頭。說再睡睡起來。開得房門。只見天灝托個盤子。拿兩盞早湯過來。正寅拿一盞放在桌上。拿一盞在手裡。走到床頭。傍着賽兒口。叫

女主喫早湯，賽兒撒嬌捧起頭來，喫了兩口，就推與正寅喫。正寅也喫了幾口。天然又走進來，接了碗去，依先扯上房門。賽兒說好个件當，百能百俐。正寅說：「那灶下是我的家人，這個是我心腹徒弟，特地使他來伏侍你。」賽兒說：「這筆難爲他兩個。」又攢索了一回。賽兒也起來，只見天然就拿着一面湯進來，叫奶奶面湯在這里。賽兒脫了上蓋衣服，洗了面，梳了頭。正寅也梳洗了頭。天然就請賽兒喫早飯。正寅又說道：「去請間壁沈老爹老娘來同喫。」沈公夫妻二人也來同喫。沈公又說道：「師傅不要去了，這里人眼多，不見走。」

怎得餘
功

入來只見你走出去，人要生疑。且在此再歇一夜，明日要去時，起个早去。賽兒道：說得是。正寅也正，要如此。沈公別了，自過家裡去。話不細煩。賽兒每夜與正寅演習法術符咒。夜來曉去，不兩个月，都演得會了。賽兒先剪些紙人，紙馬來試看。果然都變得與真的人馬一般。二人且來拜謝天地，要商量起手，却不防街坊隣里，都曉得賽兒與何道兩個有事了。又有一等好閒的，就要在這里用手錢。有首詩說這些閒中。人詩云：

每日張魚又捕鰕，
花街柳陌是生涯。

閒話多

昨宵除酒秦樓醉 今日幫閒進李家

爲頭的叫做馬綬、一個叫做福興、一個叫做牛小春、還有幾個沒三沒四幫閒的、專一在街上尋些空頭事過日子、當時馬綬先得知了、撞見福興、牛小春說、你們近日得知、知沈荳腐隔壁有一件好事麼、福興說、我們得知多日了、馬綬道、我們捉破了他、賺些油水、何如、牛小春道、正要來見阿哥、求帶挈、馬綬說、好便好、只是一件、何道那厮也是個了得的、廣有錢鈔、又有四個徒弟、沈公沈婆得那賊道東西、替他做眼、一夥人幹這等事、如何不做手脚、若是毛團把戲做得

不好，非但不得東西，反遭毒手。到被他笑，牛小春說：「這不打緊，只多約幾個人同去，就不妨了。」馬綬又說道：「要人多不打緊，只是要個安身去處。我想陳材住居與唐賽兒遠，不上十來間門，而 he 那里最好安身？」小牛卽今便可去約石丟兒，安不着，褚偏嘴、朱百蘭、一班兄弟，明早在陳林家取齊。陳林我須自去約他，各自散了。且說馬綬運來石麟街，來尋陳林，遠遠望見陳林立在門首。馬綬走近前，與陳林深喏。一個陳林慌忙回禮，就請馬綬來裡面客位上坐。陳林說道：「連日少會阿哥，下顧有何分付？」馬綬將衆人要拿唐賽

的多就要在他家裡安身的事、備細對陳林說一遍、
陳林道、都依得、只一件、這是被頭裡做的事、兼有沈
公沈婆、我們只好在外邊做手脚、如何候候得何道
着、我有一計、王元椿在日、與我結義兄弟、彼此通家、
王元椿殺死時、我也曾去送殯、明日斗老妻去看望
賽兒、若何道不在罷了、又別做道理、若在時、打个暗
號、我們一齊入去、先把他大門關了、不要大驚小怪、
替別人做飯、等捉住了他、若是如意罷了、若不如意、
就送兩個到縣裡去、沒也詐出有來、此計如何、馬綬
道、此計極妙、兩個相別、陳林送得馬綬出門、慌忙來

如何？
國門在
是陳定
想自恃
其術故
耳

對妻子錢氏要說這話，錢氏說：「我在屏風後都聽得了，不必煩絮。」明日只當去便了。當晚過了次日，陳林起來買兩個暈素盒子，錢氏就隨身打扮，不甚穿帶，也自防備。到時分馬，綬一起前後各自來陳林家裡躲着。陳林就打發錢氏起身，是日却好沈公下鄉去，取張江婆也不在，只見錢氏領着挑盒子的小廝在後一送來，到賽兒門首見沒人，悄悄的直走到臥房門口，正接着賽兒，與何道同坐在房裡說話。賽兒先看見疾忙跑出來，迎着錢氏，廝見了，錢氏假做不曉得，也與何道萬福。何道慌忙還禮。賽兒紅着臉，氣塞。

上來舌滯聲澁，指着何道說：「這個是我嫡親的堂兄，自幼出家，今日來望我，不想又起動老娘來。」正說話未了，只見一個小廝挑兩個盒子進來，錢氏對着賽兒說：「有幾個棗子送來與娘子點茶。」就叫賽兒去出盒子，要先打發小廝回去。賽兒連忙去出盒子，時顧不得錢氏被錢氏走到門首，見陳林把嘴一弩，仍又忙走入來。陳林就招呼衆人，一齊趕入裏面，見家裡拴上門，正要拿何道與賽兒，不曉得他兩個妖術已成，都遁去了。那一夥人眼花撩亂，倒把錢氏拿住。口裡叫道：「快拿索子來，先捆了這淫婦，就吊倒在地。」

賤賤可
寒笑

見如此
足樂矣
何爲思

見是个婦人。那里曉得是錢氏。元來衆人從來不認得錢氏。只早晨見得一見。也不認得。真錢氏在地喊叫起來。說我是陳林的妻子。陳林慌忙分開人。叫道不是。扯得起來時。已自旋得蓬頭亂鬼了。衆人嘆一驚。叫道不是。着鬼。明明的看見。賽兒與何道在這里。如何就不見了。元來他兩個有化身法。衆人不看見。他他兩個明明看衆人亂竄。只是暗笑。牛小春說道我們一齊各處去搜。前前後後搜到厨下。先拿住董天然。柴房裡又拿得王小玉。將條索子縛了。吊在房門前柱子上。問道你兩個是甚麼人。董天然說我兩

个是何師傅的家人又道、你快說何道賽兒躲在那
里、直直說不關你事、若不說時、送你兩個到官、你自
去拷打、董天然說、我們只在厨下伏侍、如何得知前
面的事、衆人又說道、也沒處去、眼見得只躲在家裡、
小牛說、我見房側邊有个黑暗的閣兒、莫不兩個躲
在高處、待我援梯子扒上去、看何正寅、總得小牛要
扒上閣兒來、就拿根短棍子、先伏在牆子黑地裡、等
小牛掇得梯子來、步着閣兒口、走不到梯子兩格上、
正寅照小牛頭上、一棍打下來、小牛兒打昏暈了、就
從梯子上倒跌下來、正寅走去、空處立了、看小牛兒

聽

醒轉來、叫道、不好了、有鬼、衆人扶起小牛來看時、見他血流滿面、說道、梯子又不高、扒得兩格、怎麼就跌得這樣、克、小牛說、却好扒得兩格、梯子上不知那里打一棍子、在頭上、又不見人、却不是作怪、衆人也沒做道、咄、處錢氏說、我見房裡床側首空着一段、有兩扇紙、原窓門、莫不是裡邊還有藏得身的去處、我領你們去搜一搜、去看、正寅聽得說、依先拿着棍子在這裡等、只見錢氏在前、陳休衆人在後、一齊走進來、正寅又想道、這花娘、喫不得這一棍子、等錢氏走近來、伸出那一隻長大的手來、撐起五指、照錢氏臉上、

財計老

金小官

一掌打將去錢氏着這一掌叫聲呵也不好子鼻
腥鮮面并流出來眼睛裡都是金圈兒又得陳林在
後面扶得穩不跌倒陳林道却不作怪我明明看見
一掌打來又不見人必然是這賊道有妖法的不要
只費在這里錢氏我們帶了這兩個小廝送送到縣
裡去罷又說我們被活鬼弄這一日時裡也饑了
做些飯喫去見官陳林道也說得是錢氏帶着疼
就在房裡打米出來去厨下做飯看丟兒說小半契
打壞了我去做走到厨下看見風爐子邊有兩罐好
酒在那里又看見幾隻雞在灶前丟兒又說且殺

了喫這里方要淘米做飯、且說賽兒對正寅說、
了兩次、我只文要一耍、正寅說、怎麼叫做文、
說我做出你看、石丟兒一頭燒着火錢氏做飯、一頭
拿兩隻雞來殺了、破洗了、放在鍋裡煮、那飯也却好
將次熟了、賽兒就扒些灰與雞糞、放在飯鍋裡、攪得
勻了、依先蓋了鍋、雞在鍋裡正滾得好、賽兒又挽幾
杓水、澆滅灶裡火、丟兒起去、作川並不曉得灶底下
的事、此時衆人也有在堂前坐的、也有在房裡尋東
西出來的、丟兒就把這兩罈好酒提出來、開了泥頭、
就甃一碗好酒、先敬陳林、喫陳林說、衆位都不曾喫、

趣

我如何先喫、丟兒說、老兄先嘗一嘗、隨後又敬陳林、喫過了、丟兒又兜一碗送馬綬、喫、陳林說、你也喫一碗、丟兒又傾一碗、正要喫時、被賽兒劈手打一下、連碗都打壞、賽兒就走一邊、三個人說道、作怪、就是這賊道的妖法、三個說、不要喫了、畱這酒待衆人來同喫、衆人看不見賽兒、賽兒又去房裡、拿出一個夜壺來、每罇裡傾半壺尿在酒裡、依先蓋了罇頭、衆人也不曉得、衆人又說道、雞想必好了、且撈起來切來喫、酒丟兒揭開鍋蓋看時、這雞還是半生半熟、鍋裡湯也不滾、衆人都來埋怨丟兒說、你不管灶裡、故此雞

也煮不熟、丟兒說、我燒滾了一會、又添許多柴、燒得好了、纔去、不曉得、怎麼不滾、低倒頭去、張灶裡、時里洞洞、都是水、那里有个火種、丟兒說、那个把水澆滅了、灶裡火、衆人說道、終不然是我們夥裡人、必是這賊道、又弄神通、我們且把廚裡、見成下飯、切些去喫酒罷、衆人依次坐定、丟兒拿兩把酒壺、出來裝酒、不開鐘罷了、隔來時、滿鐘都是尿騷臭的酒、陳林說、我們三个喫時、是賞香的好酒、如何是恁的、必然那個來偷喫、見淺了、心慌、撩亂、錯拿尿做水、倒在鐘裡、衆人鬼斷鬧、賽兒正寅兩個看了、只是笑、賽兒對正寅

原書三
字新甚
以其爲
進士之

說兩個人被縛在柱子上。一日，下肚裡饑，趁衆人在堂前，我拿些點心下飯，與他喫。又拿些碎銀子與兩個來到柱邊，傍着天然耳邊輕輕的說：「不要慌，若到官，直說不要賴了。」喫打我自來收你東西銀子。都在这里。天然說：「全望奶奶救命。」賽兒去了。衆人說：「酒便喫不得了，教後宅與廚下亂喫些飯罷。」丟兒厨下去盛飯，都是烏黑臭的，聞也聞不得。那里喫得？說道：「又着這賊道的手了。」可恨這廝無禮，被他兩個侮弄。這一日，我們帶這兩個尿驚，送去縣裡，添差了人來拿人，一起人開了門走出去，只因裡面喫得多時了，外

還曉得是捉好看的老幼男婦立滿在街上只見人
叢裡縛着兩個俊俏後生又見陳林妻子跟在後頭
只道是了。一齊拾起磚頭土塊來口裡喊着望錢氏
兩個道童亂打將來那時那里分得清潔錢氏喫打
得頭開額破救得脫一道烟逃走去了一行人離了
石麟街逕往縣前來正值相公坐晚堂點卯衆人等
點了卯一齊跪過去稟知縣相公從沈公做脚賽兒
正寅通姦妖法惑衆擾害地方情由說了一遍兩個
正犯脫逃只拿得爲從的兩個董天然王小玉送在
這里知縣相公就問董天然兩個道你直說我不拷

法耳大
比致凡
之姑皆
照

知縣亦
多事

打你。董天然答應道：「不須拷打小人，只直說不敢隱情，備細都招了。」知縣對衆人說：「這姦夫淫婦，還躲在家裡，就差兵快頭呂山、夏盛兩個帶領一千餘人，押着這一千人，認拿正犯。兩個小廝權且收監。」呂山領了相公台旨，出得縣門時，已是一更時分，與衆人商議道：「雖是相公立等的公事，這等烏天黑地，去那里敲門打戶，驚覺他，他又耍道了去。怎生回相公的話？」不若我們且不要驚動他，去他門外埋伏，等待天明，了拿他。」衆人道：「說得是。」又請呂山兩個到熟的飯舖裡，除些酒飯喫了，都到賽兒門首埋伏。連沈公也不

驚動他，怕走了消息，且說姚虛玉、孟清兩個在廟見說師傅有事，恰好走來打聽。賽兒見衆人已去，又見這兩個小廝問得是正寅的人，放他進來，把門關了，且去收拾房裡一個收拾廚下做飯喫了，對正寅說：「這起男女去縣稟了，必然差人來拿，我與你終不成坐待死，頭先打點在這裡，等他那悔氣的來，着毒手賽兒就把符呪紙人馬旗仗打點齊備了，兩個自去宿歇，直待天明起來梳洗飯畢了，叫孟清去開門，孟清開得門，只見山那夥人一齊踰入來，孟清見了，慌忙趑轉身，望裡面跑，口裡一頭叫賽兒看，見兵快

來拿人嘻嘻的笑，拿出二三十紙人馬來，望空一撒，叫聲變，只見紙人都變做彪形大漢，各執鎗刀，就裡面殺出來，又叫姚虛玉把小皂旗招動，只見一道黑氣從屋裡捲出來，呂山兩個還不曉得，只管催人趕入來，早被黑氣遮了，不看見人，只見是王元椿教吟武藝，儘去得，被賽兒一劍一個，都斫下頭來，衆人見勢頭不好，都慌了，轉身奔跑，前頭走的還跑了幾個，後頭走的反被前頭的拉住，一時跑不脫，賽兒說：「不做二不休，隨手殺將去。」也被正寅用棍打死了，好幾個又去追趕前頭跑得脫的，直喊殺過石麟橋去。

警口如
狠頗能

罪林之
法

賽見見衆人跑遠了，就在橋邊收了兵回來，對正寅
說：「殺的雖然殺了，走的必去稟知縣，那廝必起兵來
殺我們。」我們不先下手，更待何時？就帶上盛甲，變二
三百紙人馬，堅起七星旗，號來招兵，使人叫道：「願來
投兵者，同去打開庫藏，分取錢糧財寶，街坊遠近人，
因昨日這番都曉得，賽見有妖法，又見變得人馬多
了，道是氣聚興旺，城裡城外，人喊極的，齊來投他，有
地方豪傑，方太康、昭馬、効良、戴德如，四人爲頭，一時
聚起二三千人，又搶得兩匹好馬，來與賽見正寅騎，
鳴鑼插鼓，殺到縣裡來，說這史知縣聽見走的人，說

賽兒殺死兵快一節慌忙請典史來商議時，賽兒入馬早已蹣入縣來，拿住知縣典史，就打開庫藏門，搬出金銀來分給與人，監裡放出董天然、王小玉兩小，其餘獄囚盡數放了，願隨順的共有七八十人，到申未時有四個人，原是放響馬的，風聞賽兒有妖法，都來歸順。賽兒此四人叫做鄭貫、王靈、張天祿、祝洪，各帶小婁羅，共有二千餘名，又有四五十匹好馬。賽兒見了十分歡喜，這鄭貫不但武藝出眾，更兼謀畧過人。來稟賽兒說道：「這是小縣僻在海角頭，若坐守日久，朝廷起大軍把青州口塞住了，錢糧沒得來，不須

廝殺就坐困死了。這青州府人民稠密，錢糧廣大，東據南徐之險，北控渤海之利，可戰可守，兵貴神速。萊陽縣雖破，離青州府頗遠，一日之內，消息未到，可乘此機會，連夜去襲了權，且安身養成，蓄銳氣力完足，可以橫行。寶兒說：「高見！」每人各賞元寶二錠，四表禮權。受都指揮說：「待收了青州，自當陞賞重用。」四人去了。寶兒就到後堂，叫請史知縣、徐典史出來，說道：「本府知府是你至親，你可與我寫封書，只說這縣小，我在這裏安身不得，要過東去，自汶上縣必由府裡經過，恐有疎虞，特着徐典史領三箇名兵，快協同防守。」

你替我寫了我自厚贈盤纏連你家眷同送回去。
縣初時不肯被賽兒逼勒不過只得寫了書。賽兒
就叫兵房吏做角公文把這私書都封在文書裡封
筒上用个印信仍送知縣典史收監在衙裡。賽兒自
來調方大康昭馬効良戴德如四員驍將各領三千
人馬連夜悄悄的到青州蔓草坡聽候炮響都到青
州府東門策應。又尋一个像徐典史的小卒看上徐
典史的紗帽圓領等候賽兒又帶一班接順的好漢
協同正寅守着萊陽縣自選三百精壯兵快并董天
然王小玉二人指揮鄉勇四名各與酒飯了。賽兒全

裝披掛騎上馬、領着人馬、連夜起行、行了一夜、來到
青州府東門時、東方纔動、城門也還未開、賽兒就叫
人拿着這角文書、朝城上說、我們是萊陽縣差捕衙
裡來下文書的、守門軍就放下藍來、把文書吊上去、
又曉得是徐典史、慌忙拿這文書、遞到府裡來、正值
知府溫童生衙、就跪過去、呈上文書、溫知府拆開文
書、看見印信圖書、都是真的、並不疑忌、就與遞文書
軍說、先放徐典史進來、兵快人等、且住着在城外、守
門軍領知府鈞語、逕來開門、說道、太爺只叫放徐老
爹進城、其餘且不要入去、賽兒叫人答應說、我們走

了一夜纔到得這里肚餓了如何不進城去尋些喫
三百人一齊都蹣入門裡去五六个人怎生攔得住
一覺入得門就叫人把住城門一聲炮響那晏草坡
的人馬都蹣入府裡來填街塞巷賽兒領着這三百
人真个是疾雷不及掩耳接入府裡來知府還不曉
得坐在堂上等徐典史見勢頭不好正待起身要走
被方大超上步着溫知府一刀連肩砍着一交跌倒
在地下開命又復一刀就割下頭來提在手裡叫道
不要亂動驚得兩廊門隸人等尿流屁滾都來跪不
康昭一夥人打入知府衙裡來只獲得兩個美妾家

人并媳婦共八名同知通判都越牆走了賽兒就掛
出安民榜子不許諸色人等搶擄人口財物開倉賑
濟招兵買馬隨行軍官兵將都隨功陞賞萊陽知縣
典史不負前言連他家眷放了還鄉俱各抱頭鼠竄
而去不在話下只見指揮王憲押兩個美貌女子一
個十八九歲的後生這個後生比這兩個女子更又
標致獻與賽兒賽兒問王憲道那里得來的王憲稟
道在孝順街絨線舖裡蕭家得來的這兩個女子大
的叫做春芳小的叫做憐憐這小廝叫做蕭韶三個
是姐妹兄弟賽兒就將這大的賞與王憲做妻子看

首知爲
滿根乃
知色能
殺人不
獨女也

五人主
得

上了蕭韶、歡喜倒要偷他、與蕭韶說你姐妹兩個只
在我身邊服事、我自看待你、賽兒又把知府衙裡的
兩個美妾紫蘭、香嬌、配與董天然、王小玉、賽兒也自
叫蕭韶去宿歇、說這蕭韶正是妙年好頭上、帶些體
怕、夜裡盡力奉承賽兒、只要賽兒歡喜、賽兒得意、非
常、兩個打得熟、了一步也離不得蕭韶、那里記掛何
正寅、且說府裡有个首領官周繼歷、叫做周雄、當時
逃出府家眷都被賽兒耽監在府裡、周經歷躲了幾
日、沒做道理處、要保全老小、只得假意來投順賽兒、
見賽兒下个禮、說道小官原是奉府經歷、自從奶奶

得了萊陽縣青州府愛軍惜民人心悅服必成大事
經歷去暗投明家眷俱蒙奶奶不殺之恩周某自當
傾心竭力圖効大馬賽兒見他說家眷在府裡十分
疑也只有五六分就與周經歷商議守青州府并取
倭縣的事務周經歷說這府上倚滕縣下通臨海衛
兩處爲青府門戶若取不得滕縣與這衛就如沒了
門戶的一般這府如何守得住實不相瞞這滕縣許
知縣是經歷如表兄弟經歷去必然謊他來降若說
得滕縣下了這臨海衛就如沒了一臂一般他如何
支撐得住賽兒說若得如此事成與你同享富貴家

眷我自好好的供養在這里不須記掛周經歷說道
事不宜遲、恐他那里做了手脚、賽兒忙撥幾個伴當
一匹好馬、就送周經歷起身、周經歷來到滕縣、見了
許知縣、知縣喫一驚、說老兄如何走得脫、來到這里、
周經歷將假意投順賽兒、賽兒使來說降的話、說了
一遍、許知縣回話道、我與你雖是假意投順、朝廷知
道、不是等閒的事、周經歷道、我們一面去約臨海衛
戴指揮同降、一面申開合該撫按上司計取賽兒、日
後復了地方、有何不可、許知縣忙使人去請戴指揮、
來見周經歷、三個商議偽降計策定了、許知縣又說、

我們先備些金花表禮羊酒去賀說，離不得地方，恐有疎失。賊經歷領着一行拏禮物的人來見，賽兒迎上降書，賽兒接着降書看了，受了禮物，偽陞許知縣。爲知府，嚴指揮，做都指揮，仍着二人各照舊守着地方。嚴指揮見了這偽陞的文書，就來見許知縣，說賽兒必然疑忌我們，故用陽施陰奪的計策，許知縣說道：貴衙有一班女樂，小衙見不若送去與賽兒做謝禮，就做我們裡應外合的眼目。嚴指揮說：極妙。就回衙裡，叫出文役王嬌蓮，小衙頭見陳鸞兒來說：你二人是我心腹，我欲送你們到府裡去做個反簡細作。

若得成功，墜賞我都不要。你們自去享用富貴。二人
都歡喜應允了。戴指揮又做些好錦綉鮮明衣服樂
器。縣衛各差兩個人送這兩班人來獻與賽兒。且看
這歌童舞女如何。詩云：

舞袖香茵第一春

清歌婉轉貌超群

銀霜飛處人星散

不見當年勸酒人

賽兒見人物標致，衣服齊整，心中歡喜，都受了。畱在
衙裡，每日吹彈歌舞取樂。且說賽兒與正寅相別半
年有餘，時值冬盡年殘，正寅欲要送年禮與賽兒。就
買些奇異喫食、蜀錦文、葛金銀珍寶，裝做一二十小

正寅安
正寅抱
重福能
挽之平

車差孟清同車脚人等送到府裡來世間事最巧也是正寅合該如此兩月前正寅要去姦宿一个女子這女子苦苦不從自縊死了怪孟清說是唐奶奶起手的不可背本萬一知道必然見怪諫得激切把孟清一語打得幾死却不料孟清仇恨在心裡孟清領着這軍夜來到府裡見賽兒賽兒一見孟清就如見了自家裡人一般叫進衙裡去安歇孟清又見董天然等都有好妻子又有錢財目思道我們一同起手的人他兩個有造化落在这里我如何能勾也同來這里受用自思量道何不將正寅在縣裡的所爲說

還能念
之耶

孟清亦
狡甚

他一番倘或賽兒歡喜就畱在衙裡也不見得到晚
賽兒退了堂來到衙裡乘間叫過孟清問正寅的事
孟清只不做聲賽兒心疑越問得緊孟清越不做聲
問不過只得哭將起來賽兒就說道不要哭必然在
那里喫虧了實對我說我也不打發你去了孟清假
意口裡咒着道說也是死不說也是死爺爺在縣裡
每夜捱去排門輪要兩個好婦人好女子送在衙裡
歇標致得緊的多歇幾日少不中意的一夜就打發
出來又娶了個賣唱的婦人李文雲時常乘醉打死
人每日又要輪坊的一百兩坐堂銀子百姓愁怨思

警

注婦永
有不婦
者何下
以爲節
一自天
取回來
何處著
審即

亂只怕奶奶這里不敢兩月前蔣監生有个女子果然生得美貌、爺爺要姦宿他、那女子不從、逼迫不過、自縊死了、小人說奶奶怎生看取我們、別得半年、做出這勾當來、這地方如何守得住、怪小人說、將小人來吊起、打得幾死、半月扶不起來、賽兒聽得說了、氣滿胸膛、頓着足說道、這禽獸忘恩負義、定要殺這禽獸、纔出得這口氣、第二天、然并縣婦人都來勸道、奶奶息怒、只消取了老爺回來、便罷、賽兒說、你們不曉得這般事、從來做事的人、一生嫌隙、不知躲并了多少、如何好取他回來、一夜睡不着、次日來堂上、趕開人、

周經歷
每做假
心腹所
以到底
不從

書
察見利

與周經歷說正寅如此淫頑不法全無仁義要自領
兵去殺他周經歷回話道不知這話從那里得來的
未知虛實倘或是反間也不可知地方重大方纔取
得人心未固如何輕易自相廝殺不若待周雄同个
奶奶的心腹去訪得的實任憑奶奶裁處也不遲賽
兒道說得極是就勞你一行若訪得的實就與我殺
了那禽獸周經歷又說道還得幾個同去纔好若周
雄一个去時也不濟事賽兒就令王憲董天然領一
二十人法又把一口刀與王憲說若這話是實你便
就取了那禽獸的頭來違悞者以軍法從事又與鄭

如此則
正實已

無活法
六

周經歷
猜細甚

天然亦
如此可
知何道
不善神
入自迷
其死

貫一角文書若殺了何正寅你就權攝縣事一行人
辭別了賽兒取路望萊陽縣來周經歷在路上還恐
怕董天然是何道的人假意與他說何公是奶奶的
心腹若這事不真謝天地我們都好了若有這話我
們不下手時奶奶要軍法從事這事如何處董天然
說我那老爺是个多心的人性子又不好若後日知
道你我去訪他他必仇恨羨裡不着飯裡着倒遭他
毒手若果有事不若奉法行事反無後患鄭貫打着
竄鼓見已不得殺了何正寅他要權攝縣事周經歷
見衆人都是爲賽兒的不必疑了又說我們先在外

邊訪得的確若要下手時我獬鬃爲號方可下手一
行人入得城門滿城人家都是咒罵何正寅的董天
然說這話真了一行逕入縣裡來見何正寅正寅大
落落坐着不爲禮貌看着董天然說拿得甚麼東西
來看我董天然說來時慌忙不曾備得另差人送來
又對周經歷說你們來我這縣裡來何正寅經歷假
小心輕輕的說因這縣裡有人來告奶奶說大人不
肯容縣裡女子出嫁錢糧又比較得緊因此奶奶着
小官來稟上正寅聽得這話拍案高喚大罵道潑賤
婆娘你虧我奪了許多地方享用快活必然又搭上

好的了。就這等無禮。你這起人不曉得事體。沒上下。
的王憲見不是頭。緊緊的幫着周經歷走近前。說息
怒消停。取个長便。待小官好回話。正寅又說道。不取
長便。終不成不去回話。周經歷把鬚一撚。王憲就人
嚷裡拔出刀來。望何正寅項上一刀。早斫下頭來。提
在手裡。說奶奶只叫我們教何正寅一个。餘皆不問。
鄭貫就把權攝的文書來。曉諭各人。就把正寅先前
強留在衙裡的婦人女子。都發出着娘家。領回輪坊。
銀子也。革了。滿城百姓無不歡喜。衙裡有的是金銀。
任憑各人取了些。又拿幾車并綾段。送到府裡來。周

經歷一起人到府裡回了話，各人自去方便。不在話下。說這山東巡按金御史因失了青州府，殺了溫知府，起本到朝廷，兵部尚書按着這本是地方重務，連忙轉奏朝廷。朝廷就差總兵官傳奇克兵馬副元帥，兩個遊騎將軍黎曉來道明克先鋒，領京軍一萬，協同山東巡撫都御史楊汝待，剋日進剿撲滅錢糧兵馬。除本省外，河南山西兩省任從調用。傳總兵帶領人馬來到總督府，與楊巡撫一班官軍說朝廷緊要擒拿唐賽兒一節。楊巡撫說唐賽兒妖法通神，急難取勝。近日周經歷與滕縣許知縣臨海衛戴指揮詐

降我們去打他後面萊陽縣叫戴指揮許知縣從那
青州府後面殺出來時他首尾不能相顧可獲全勝
揚巡撫說此計大妙傳總兵就分五千人馬與黎曉
克先鋒來取萊陽縣又調都指揮杜總吳秀指揮六
員、高、雄、趙、貴、趙、天、漢、崔、球、密、宣、郭、謹、各領新調來二
萬人馬離萊陽將二十里下寨次日準備廝殺鄭貫
得了這個消息閉上城門連夜飛報到府裡來賽兒
接得這報子就集各將官說如今傳總兵領大軍來
征勦我們我源親自領兵去殺退他着王憲董天然
守着這府又調馬勝良戴德如各領人馬一萬去勝

儘有兵
機非酒
色自敗
勝之雄
矣

縣臨海衛三十里內防備襲取的人馬就是勝縣臨
海衛的人馬也不許放過來周經歷暗地叫苦說這
婦人這等利害賽兒又調方大領五千人馬先行隨
後賽兒自也領二萬人馬到蒸陽縣來離縣十里就
着个大營前後左右正中五寨又置兩枝遊兵在中
營四下裡擺放鹿角蒺藜鈴索齊整把轅門閉上造
飯喫了將息一回就有人馬來衝陣也不許輕動且
送黎先鋒領着五千人馬喊殺半日不見賽兒營裡
動靜就着人來稟總兵如此如此傅總兵同楊巡撫
領一班將官到陣前來扒上雲梯看賽兒營裡布置

整齊、兵將、猛勇、旗幟、鮮明、戈戟、光耀、褐羅、傘下、坐着、
那个、英雄、美貌的、女將、左右、立着、兩個、年少、標致的、
將軍、一個是、蕭韶、一個是、陳鶚兒、各拿、一把、小七、星、
皂旗、又有、兩個、俊俏、女子、都是、戎裝、一個是、蕭惜惜、
捧着一口、寶劍、一個是、王嬌蓮、捧着一袋、弓箭、營前、
樹着、一面、七星、玄天、上帝、皂旗、飄揚、飛繞、總兵、看得、
呆了、走下、雲梯、來、令、先鋒、領着、高雄、趙貴、趙天、漢、崔、
球、等、一齊、殺入、去、且看、賽兒、如何、詩云、

劍光動處見玄霜

戰罷歸來意氣狂

堪笑古今妖妄事

一場春夢到高唐

賽兒就開了轅門、令方大領着人馬也殺出來、正好
接着兩員將、鬪不到三合、賽兒不慌不忙、口裡念起
咒來、雨而小阜旗招動、那陣黑氣從賽裡捲出來、把
黎先鋒人馬罩得黑洞洞的、你我不看見、黎曉慌了
手脚、被方大攔頭一方天戟、打下馬來、腦漿奔流、高
雄、趙天漢俱被拿了、傳總兵見先鋒不利、就領着敗
殘人馬、回大營裡來、納悶方大押着把高雄兩個解
入寨裡、見賽兒、賽兒監候在縣裡、我回軍時發落、便
了、賽兒又與方大說、今日雖贏得他一陣、他的大營
人馬、還不損折、明日又來廝殺、不若趁他喘息未定、

先發制
人即襲
縣之故
習

拍案驚奇

卷三十一

手

河友堂

衆人慌張之時，我們趕到，必獲全勝。爾方大守營令
康昭爲先鋒，賽兒自領一萬人馬，悄悄的趕到傳總
兵營前，吶聲喊一齊殺將入去。傳總兵只防賽兒夜
裡來劫營，不防他日裡乘勢就來，都慌了手脚，厮殺
不得。傳總兵楊巡撫二人騎上馬，往後逃命。二萬五
千人，只得一二千人都奔奔投降。又拿得千餘匹
好馬、錢糧、器械，盡數搬擄，自回。到青州府去了。軍官
有逃得命的，跟着傳總兵到督堂府來商議。再欲起
奏，另自添遣兵討。楊巡撫說：「得了三四萬人馬，殺了
許多軍官，朝廷得知，必然加罪我們。我曉得滕縣許

知縣是个清廉能幹忠義的人、與周經歷戴指揮委曲協同、要保這地方無事、都設計詐降、而今周經歷在賊中、不能得出、許戴二人、原在本地方、不若密密取他來、定有破敵良策、傳總兵慌忙使人請許知縣戴指揮到府計議、要破賽兒一事、許知縣近前輕輕的與傳總兵楊巡撫二人說、如此如此、不出旬日、可破賽兒、傳總兵說、若得如此、我自當保奏陞賞、許知縣辭了總制、回到縣裡、與戴指揮各備禮物、各差个的當心腹人來賀賽兒、就通消息、與周經歷、却不知周經歷先有計了、元來周經歷見蕭韶甚得賽兒之

深心始用

蕭韶亦是有志之人不為色迷

寵又且乖覺聰明時時結識他。做個心腹。着實奉承。他蕭韶不過意說。我原是治下子民。今日何當老爺。如此看覷。周經歷說。你是奶奶心愛的人。怎敢怠慢。蕭韶說道。一家被害了。沒奈何偷生。甚麼心受不心。愛周經歷道。不要如此說。你姐妹都在左右。也是難得的。蕭韶說。姐姐嫁了个響馬賊。我雖在被窩裡。也只是伴虎眠。有。前。心。緒。妹妹只當得了頭。我一家怨恨在何處。認周經歷見他如此說。又說。既如此。何不乘機反邪。歸正。朝廷必有酬報。不然他日一敗。玉石俱焚。你是同衾共枕之人。一餐有日。難分了。不要說。

被害冤仇沒處可報。蕭韶道：「我也曉得事體果然如此，只是沒個好計脫身。」周經歷說：「你在身伴，只消如此如此，外邊接應都在于我。」却把許戴來的消息通知了他。蕭韶歡喜說：「我且通知妹子做一路，則個計議得熟了。」只等中秋日起手。後半夜點天燈爲號。周經歷就通這消息與許知縣戴指揮。這是八月十二日的話。到十三日，許知縣戴指揮各差能事兵快應捕各帶土兵軍官三四十人，預先去府裡四散埋伏，只聽炮响。策應周經歷拿賊。許知縣又密令親子許德來約周經歷十五夜放炮奪門的事。周經歷知道了。

不必說、且說蕭韶姐妹二人來對王嬌蓮陳鶚兒、通
知外邊消息、他兩人原是戴家細作、自然留心、至十
五日晚上、賽兒就排筵宴來賞月、飲了一回、只見王
嬌蓮來稟賽兒說、今夜八月十五日、難得晴明、更兼
破了傅總兵、得了若干錢糧人馬、我等蒙奶奶擡舉、
無可報答、每人各要與奶奶上壽、王嬌蓮手執檀板、
唱一歌、歌云、

虎渡三江迅若風

龍爭四海競長空

光搖劍術和星落

狐兔潛藏一戰功

賽兒聽得好生歡喜、飲過三大杯、女人都依次奉酒、

俱是不會唱的，就是王嬌蓮代唱。衆人只要灌得賽兒醉了，好行事。陳鶚見也要上壽。賽兒又說道：「我喫得多了，你們恁的好心，每一人只喫一杯罷。」又飲了二十餘杯，已自醉了。又復歌舞起來，輪番把盞灌得賽兒爛醉。賽兒就倒在位上。蕭韶說：「奶奶醉了，我們扶奶奶進房裡去罷。」蕭韶抱住賽兒，衆人齊來相幫，擡進房裡床上去。蕭韶打發衆人出來，就替賽兒脫了衣服，蓋上被，拴上房門。衆人也自去睡。只有與謀知因的人都不睡，只等賽兒消息。蕭韶又恐假醉把縊，別行明亮，仍上床來，攖住賽兒，扒在賽兒身上。故

有心人
亦足礙
心人

拍案驚奇

卷三十一

三

自文卷

意着實要戲。賽兒那里知得被蕭韶舞弄得久了，料
算外邊人都睡靜了，自想道：今不下手，更待何時起
來？慌忙再穿上衣服，床頭拔出那口寶刀來，輕輕的
掀開被來，盡力朝着賽兒頂上剝下一刀來，連肩斫
做兩段。賽兒醒得兒了一動也動不得。蕭韶慌忙走
出房來，悄悄對妹妹王嬌蓮陳鸚兒說道：賽兒被我
殺了。王嬌蓮說：不要驚動董天然。這兩個就暗去襲
了他。陳鸚兒道：說得是。拿着刀來敲董天然的房門，
說道：奶奶身子不好，你快起來。董天然聽得這話，就
在睡裡慌忙披着衣服來開房門，不防備被陳鸚兒

益細考
生意

周經歷
有野搜

手起刀落，斫倒在房門邊，闔命又復一刀，就放了命。這王小玉也醉了，不省人事。衆人把來殺了。衆人說：「好到好了，怎麼我們得出去？」蕭韶說：「不要慌，約定時，就把天燈點起來，扯在燈竿上。」不移時，周經歷領着十來名火夫，平日收留的好漢，敲開門，一齊湧入衙裡來。蕭韶對周經歷說：「賽兒、董天然、王小玉都殺了。」這衙裡人都是被害的，望老爺做主。周經歷道：「不須說衙裡的金銀財寶，各人盡力拿了。些其餘山積的財物都封鎖了入官。」周經歷又把三個人頭割下來，領着蕭韶一起，開了府門，放个銃，只見兵快應捕，共

有七八十人奔來見周經歷說小人們是縣衙兩處差來兵快策應拿強盜的周經歷說強盜多拿了殺的人頭在這里都跟我來到得東門城邊放三個炮開得城門許知縣戴指揮各領五百人馬殺入城來周經歷說不關百姓事賽兒殺了還有餘黨不曾剿滅各人分投去殺且說王憲方大聽得炮響都起來不知道爲着甚麼正沒做道理處周經歷領的人馬早已殺入方大家裡來方大正要問備細時被側邊一鎗撈倒就割了頭戴指揮拿得馬効良戴德如陣上許知縣殺死康昭王憲一十四人沈印特兩月前

保
子
家

即用
兒
家
訓
教
習

害疫病死了，不曾殺得，又恐軍中有變，急忙傳令，只
說有職事的小卒良民一槩不究，多屬周經歷招撫。
許知縣對衆人說：「這里與萊陽縣相隔四五十里，他
那縣裡未便知得。」兵貴神速，我與戴大人連夜去襲
了那縣，雷周大人守着這府，二人就領五千馬殺
奔萊陽縣來。假說道：「府裡調來的軍去取傍縣的城，
上運放入縣裡來。」鄭貫正坐在堂上，被許知縣領了
兵齊搶入去，將鄭貫殺了。張天祿祝洪等慌了，都來
投降，把一千人犯解到府裡，監禁聽候發落。安了民
許知縣仍回到府裡，同周經歷蕭韶一班解饗兒等。

我乃出
撫國入
成事而
已

成事市

五

五个字

安和堂

首級不見傳纔兵楊巡撫把賚見事說一遍傳總兵
說足見各官神算備舉不已就起奏捷本一邊打點
回京朝廷陞周經歷做知州戴指揮陞都指揮蕭韶
陳應兒各授个巡檢許知縣陞兵備副使各隨官職
大小賞給金花銀子表績王嬌蓮蕭惜惜等俱着擇
良人爲壻其餘的在賚見破敗之後投降的不准接
首另行問罪此可爲奸勦殺身之監有詩爲証
四海從橫終氣冲
無端女寇犯山東
吹簫一夕熱氛盡
月缺花殘送落風

月缺花殘送落風